

天鵝湖之戀

傅用霖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天 鹅 湖 之 恋

傅 用 霖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晋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92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4,200册

*

书号: 10397·153

定价: 1.70元

81103

目 录

第一章	破镜难圆	(1)
第二章	有用的人	(17)
第三章	引而不发	(27)
第四章	走马上任	(36)
第五章	同窗好友	(45)
第六章	欲擒先纵	(58)
第七章	乔迁之忧	(69)
第八章	小人之心	(85)
第九章	鸿宾楼下	(95)
第十章	别有用心	(109)
第十一章	宴请日商	(118)
第十二章	等价交换	(134)
第十三章	偷天换日	(143)
第十四章	嫁祸于人	(154)
第十五章	突然袭击	(162)
第十六章	冤家路窄	(177)
第十七章	一刀两断	(190)
第十八章	改产风波	(200)
第十九章	棋高一招	(208)
第二十章	天鹅湖畔	(217)

第二十一章	出奇制胜.....	(225)
第二十二章	后发制人.....	(235)
第二十三章	两道调令.....	(247)
第二十四章	不欢而散.....	(259)

第一章 破镜难圆

1

咯登登——咯登登——咯登登——

只有这车轮碾过铁轨的急促、沉闷而单调的响声，才使她感觉到列车在风驰电掣般地疾驰。车窗外一片漆黑。只有路过那些不停靠的小站时，才有一片片昏黄的灯光从窗口飞快地扑进来，又迅疾地向后闪去。卧铺车厢富有节奏地微微摇晃着，她舒适地躺在下铺上，象躺在一只巨大的摇篮里。通道对面的地脚灯，发出微弱的柔和而朦胧的光，象在哼着一支温柔的催眠曲。每次，她随剧团外出演出，一躺在这摇篮般的卧铺上，都有一种昏昏欲睡的舒适感，而且每次都能很快进入梦乡；然而今天，她却辗转反侧，迟迟难以入睡。

对面铺上的旅伴，早已沉沉睡去了，此起彼伏地发出一阵阵轻微的鼾声。整个车厢沉浸在一片安祥、平和的氛围里。而那单调的咯登登、咯登登的节奏，轻敲着她的耳鼓，一会儿把她带向遥远的过去，一会儿又把她带回眼前的现实。临出发时的那股兴奋心情，似乎已经消逝殆尽，而多年来

• 1 •

深藏在心底的那股对谁也不曾倾吐的苦水，却翻江似地重又涌上心头。是的，她的那个剧本可望在这次现代题材戏剧调演中获奖。“请你立即来京修改剧本，剧本可望获奖！”已经先期率团进京参加调演的团长，在给她的那封电报中明确无误地写着。在全国性的调演中获奖，这是她多年来茹苦含辛、梦寐以求的成功。也许，仅仅是由于这可望的成功，冲昏了她的头脑，神差鬼使般地促使她在上车之前给王春泉——她二十年前的男友——发了一封电报，请他到车站去接她。她现在有些后悔起来。也许根本就不该发那样一封电报。恰恰是那封电报，搅乱了她出发时的得意心绪。

他会到车站去接她吗？他会原谅她二十年前给他心灵上造成的伤害吗？那伤害难道是她二十年后用语言可以慰抚的吗？

但愿流逝的岁月早已抚平了他的创伤，使他淡漠了那些往事。

也许，自己内心深处还对他存在着什么希冀？希冀他原谅她，希冀他与她重归旧好、破镜重圆？啊啊，那早已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她知道，他到现在也还没有结婚。也许她此时的心境仅仅是一种愧疚，仅仅是一种忏悔，仅仅是一种赎罪感，在催促她前去请求他的宽恕。她已经在这尘世上活了四十年，而且经历过一次倒霉的婚配，她早已醒悟到！只有当年的他，才真心实意地爱过她；而她，也只获得过那一次真正的爱情……

想起她和他最初的相识，她的耳畔又响起那首歌的旋律：

我们的旗帜火一样红
星星和火把指明前程
和平的风吹动了旗帜
招呼我们走向幸福的人生

啊啊，当年这首歌，这首曾经流传全国的《红领巾之歌》，就是她和他一起，在中央电台录制的。那时，他们的脖子上都还系着红领巾，同是北京少年合唱团的成员。那时他们的生活就象那首歌一样，欢快，美好，无忧无虑，充满了理想和希望。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向前，我们向前
奔向锦绣前程……

奔向锦绣前程！奔向什么样的锦绣前程，他们似乎一开始就理解不一。

那一年，他俩一起高中毕业了。她要报考文工团，他却要报考北大中文系。她当时的功课不算好，报考大学没有把握，但她天生一副好嗓子，而且身材窈窕，脸蛋儿漂亮，同学们都奉承她有演员的天才，她自己也默认不讳。她深信凭着自己的天赋，将来可以成为朱琳那样的名演员。而他呢，功课不错，又酷爱文学，初中时就能背诵南唐后主李煜的全部诗词。到了高中，在全校的联欢晚会上，他用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朗诵马雅科夫斯基的那些气势磅礴的阶梯诗，常常激

动得同学们热血沸腾。然而他到底还是改变了自己的志愿，服从了她，和她一起考入了西北文工团。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惋惜，但她使他相信：只有舞台，才是他们共同驰骋、施展才华的天地。

他毅然抛弃了理想，离别了寡母和故土，跟她一起登上了西去的列车——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说明他当年对她的爱，对她的忠贞和痴情呢？

他们一起来到了西安。那几乎是蜜一样的岁月。白天，他们一起在声乐班学习；晚上，他们一起到剧场去观摩演出，偶尔也上台演一两个小角色。星期天或节假日，他们便一起去登大雁塔，游华清池，饱览古都长安的秀色。爱情成了事业的动力。她发奋练功，不甘当配角。因而不到一年，就在歌剧《刘三姐》里演上了B角。她演刘三姐，他演陶秀才；台上是冤家，台下是情人。她象她从未怀疑过他对她的爱情一样，也从未怀疑过自己对他的衷情。然而，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妈妈！我要撒尿！我要撒尿！”

对面下铺上的小男孩，突然从睡梦中惊坐起来，揉着惺忪的睡眼喊。回忆被打断了。那正在酣睡的母亲仿佛战士听到了集合号，立时从卧铺上爬起来，迷迷登登地领着孩子上车厢尽头的厕所去了。

列车又驶过一个灯火朦胧的小站。车厢里忽明忽灭地闪烁着站上的灯火。那咯登登——咯登登——咯登登——的车轮声，又清晰起来，象在召唤她的记忆；那以后——那以后——。她懊悔而不安地想：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都应该怪罪于她了……

列车重又驰进一片黑暗之中。她突然被一种强烈的悔恨情绪所攫住，不由想起南唐后主那句伤感的词来：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

2

王春泉独自一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是一条寂静的乡间小路。它从工厂的后角门伸延出来，弯弯曲曲，一直通向一里以外的临时家属宿舍。这条小路就是那些住在临时家属宿舍的工人，每天上下班踩出来的。

小路的左边是一畦畦刚刚收割过的洋白菜地，剥落的菜叶还散乱地丢弃在地里。小路的右边是一片平静的湖水，倒映着秋天的灰蒙蒙的苍穹。这一带的农民给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水洼，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天鹅湖。据说这一带在五八年被开发成工厂区之前，每年秋天都有一群白天鹅在迁徙途中来这里棲栖过夜。有一年，一对白天鹅掉队了，其中的一只病倒了，另一只昼夜厮守在它身边，哀哀地鸣叫，不忍离去。那凄凉哀婉的叫声，听得岸边的人心里都发颤。后来人们发现它们竟交颈而刎，双双死在了湖畔。天鹅的这种至死不渝、以身殉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村里一位孤寡的老人，他在湖畔为它们掘了一个小墓穴，将它们双双合葬在一起……

小路沿湖畔爬上一条公路；公路从这里转弯，通向通县，与湖岸形成一个六十度的夹角。临时家属宿舍的两排红砖房，就处在这夹角当中。那简陋的红砖房，那破旧的顶上已经长出茅草的院墙，与公路另一侧刚刚竣工的两幢十八层

高的塔式楼，恰成鲜明的对照。这里的人们仿佛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纪。

王春泉大步流星地走着。自从中午接到那封电报，他就有点神不守舍。那电报象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水，打破了他多年来竭力保持的内心的宁静，激起了一圈又一圈感情的波澜。此刻，他从工作服口袋里掏出那封电报，又看了一遍。没错儿，是她，黄佳萍，一个字也不差。他们已经分手多少年了？十五年？十七年？啊，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回想起来，还恍如昨日。

她怎么想起来来找他的？她为什么要他到车站去接她？难道他们之间过去的那些事，她都忘却了吗？

自从二十年前她忘情负义地背叛他的那一天起，直到粉碎“四人帮”，他的生活就一直走下坡路，而且每况愈下，不堪回首。难道她害得他还不够苦吗？难道她又留恋起那丝毫也不值得留恋的旧情了吗？那早已被岁月湮没了的往事，那一回想起来就令他激忿的过去，象电视录像一样，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们所在的剧团要精简，人员要下放，有三分之一的人要下放到新疆去。已经和他明确了关系、只差登记结婚的黄佳萍，突然对他疏远起来。她功也不练了，课也不上了，整天四出活动，打听消息。她害怕被下放，这一点他完全理解。他也不愿被下放，但他更不愿低三下四去求人。不断有人给他送来消息：“小黄上团长家去了。”“小黄找导演求情去了。”他听之默然。他既然没有能力保护她不被下放，又何必去干涉她自己的努力呢？

传来的消息使他越来越不安：“小黄和团长的儿子上公园去了！”“团长的儿子请小黄上五一饭店了！”“你可别赔了夫人又折兵呀！哈哈哈哈！”

团长的儿子大滕，也是他们团里的演员，是个风度翩翩但不学无术的公子哥儿，只知吃喝玩乐，只能充当一些跑龙套的角色。她跟他混在一起，还能混出好儿来吗？他妒火中烧，跑去质问黄佳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黄佳萍莞尔一笑，说：“还不是为了下放的事！你不怕下放，你不肯求人，我可没你那么清高！”

终于有一天，她向他摊牌了！

那是一个月色迷朦的晚上，他演出完毕，卸了装，离开后台，她正在门口等他（她那天没有角色）。她神色有些慌乱，举止也有些失常，一直低垂着头，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讲。他问她有什么事？她结结巴巴、没头没脑地说：请他原谅她，她对不起他，希望他能忘掉她。他问她到底怎么回事？她才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她已经和大滕订婚了，她希望他能理解她，舞台就是她的生命，就是她的理想，就是她的一切。她不能离开大城市、大剧院，到边疆一个小剧团去，那样，她的理想，她的前途，她的一切的一切，就全都成了泡影……。他看着她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她手上那枚黄澄澄的订婚戒指，想起自己这些年为她做出的牺牲，真想抡起巴掌狠狠给她一个耳光。可是他没有。他只是鄙夷地“哼”了一声，掉头离开了她……

第二天，下放名单公布了。她理所当然地留在了团里，他命中注定下放去了新疆。

他现在仿佛又闻到了烤羊肉的膻味儿。

那是一个地区小剧团，他刚去不久，那个剧团也因经费困难被解散了，他又被下放到农场。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农场里的一切都乱了套，农工们四散而逃，他也趁机回到了北京。

北京正在刮“红色风暴”。戴高帽，挂破鞋，游街，剃阴阳头，一时红色恐怖笼罩全城，牛鬼蛇神遍地皆是。他的出身地主家庭的寡母也未能幸免，每天扫街、请罪，在街道上被监督劳动。

为了分担母亲的忧患，为了给母亲一点安慰，也为了赎回自己当年远离的不孝之罪，他决心不再离开母亲，毅然退了职，干起了临时工。推、拉、搬、扛，四处漂泊，今天在沙石场装车，明天到卷烟厂扛包，后天又到工地上搬砖，直到在这东方机械厂当上一名只要使力、不要技术的大炉工，每天抡十八磅的大锤，吃五十六斤的定量……而这一切，都是以黄佳萍背叛他为转折点的。如今，她还有什么脸面来见他？她还有什么脸面要他到车站去接她？她了解他以后的遭遇吗？她以为他还会原谅她吗？……

临时家属宿舍是个大杂院。这宿舍是在原来厂设备库的基础上改建的，而设备库又是在原来生产队的养猪场上翻盖的，因此厂里的人又管这儿叫“猪圈”。住在这里的人，除了象王春泉这样上有老人而下无妻室的单身汉，就是长期两地分居的职工——女人的户口在农村，长年拖儿带女住在这里，丈夫就是长出三头六臂，没有门路，也休想将她们的户口弄到北京，只好甘当“黑户”。也有刚刚结婚的青工，因为一时分不到房子，暂时在这里栖身。凡住在这里的人，似

乎都缺乏长期住下去的打算，于是便马马虎虎地在这里混日子。几乎每家门前都接出一个小厨房，或用碎砖，或用木板（当然也有胆大的或有门路的，能弄到整砖和整扇的门窗），加上油毡和塑料布，能挡风遮雨就成。这些小厨房大小不一，高矮不齐，里出外进，五花八门，把院里打扮得象电影里的龙须沟。

王春泉住在南排靠西头的一间。屋中间用荆芭和黄泥打了一个隔断，刷上白粉，母亲住里间，他住外间。屋里除了两张床，一张黑漆已经剥落的老式三屉桌，一把同样老式的木椅和一只旧木箱之外，别无长物。顶棚因为漏雨，已经洇出了鹅淋，象一幅婴儿尿在床上的“地图”。红砖铺的地面已经龟裂，散发出一股股泥土的潮味儿。墙上挂着一小帧鲁迅半身木刻像，镶着石膏框子，两边贴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手迹”。王春泉现在虽然已是铆焊车间副主任了，但还没有忘记年轻时代的梦想，正在写一个反映工厂生活的话剧剧本，每天下班吃完饭，就埋头在桌上那一大摞稿纸之中。

他进了家门，脱下沾着油污和铁锈的工作服，挂在墙上的钉子上。为了防止衣服在墙上蹭灰，钉子下面用图钉按着一张翻过去的旧图纸。

“妈，咱们今天吃点省事儿的吧。煮点挂面，吃完了我还有事！”

王春泉对盘腿坐在床上的母亲说。话一出口，他自己先略略吃了一惊：怎么，你还想到车站去接她吗？为什么这么着急？

“行啊，你快点做吧！”母亲同意说。她年老多病，耳

聋眼花，手脚也不灵便，每天的饭都得靠儿子做。儿子中午不回来，她午饭就是凑合吃的，这会儿早已饿了。

王春泉到小厨房打开封着的火炉。火已经快灭了。母亲的眼神儿不好，十有八回对不准蜂窝煤的煤眼儿。他添上一块炭，又加上一块煤，到院里放了半锅凉水，坐在火上，这才倒水洗脸。

“天快黑了吧？你呆会儿干什么去呀？”母亲在屋里问。儿子已经四十了，在她眼里还是孩子，晚上出去就不放心。

“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儿子大声说。他们家里没有保密的事儿，母亲耳聋，娘儿俩的每一句话，左邻右舍都听得清清楚楚。

“唉——！”屋里传出母亲的一声长叹，仿佛飘出一团阴云，笼罩在儿子心头。

儿子理解母亲这一声叹息的含意？你要是早成个家，何苦还让我跟你操这份儿心？母亲这意思已经说过不下一百遍了。

他洗完脸，从碗柜里拿出挂面和一个鸡蛋。鸡蛋是给母亲吃的，母亲需要营养，可他工资不高，虽然当上了车间副主任，最近又调了一级工资，但一个月才五十五元五角九分，拿不出更多的钱来给母亲滋补身体。

“一会儿您先睡吧，我回来再给您按摩！”儿子对母亲说。母亲的手脚都患有神经炎，到晚上就针扎一样疼，每天临睡前都要儿子给她按摩，这也是一天之中娘儿俩唯一的一次谈心机会。母亲唠唠叨叨地问这问那，然后在儿子的爱抚中安然地睡去。

今天自己是怎么了？王春泉边捅炉子边想。难道自己已经决定到车站去接她了么？难道他对她已经原谅了么？不，

不不……他给自己吃宽心丸！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何必那么小肚鸡肠呢？权当她是自己的一个老同学。一个老同学，到北京来了，想要见见你，你能够置之不理吗？一种强烈要见到黄佳萍的心理，突然攫住了他！她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还象当年那么轻佻，那么水性扬花、冷酷无情吗？他已经听说了一些她在“文革”中的遭遇，那是从西安调回来的老范告诉他的，他倒要看看她现在对他是什么态度。

从西安到北京的火车七点钟进站，他看看表，已经六点了，可炉子里的火还没有上来。从家里坐车到北京站，要半个小时，六点半吃完饭还来得及。可是六点半了，火还没着好。快七点了，锅里的水才开。他总不能为了去见她，再丢下母亲不管了。等他伺候母亲吃完饭，已经七点半了。

也好，他想，不去接她，省得看见她又勾起往事，徒自增添烦恼。

“笃、笃、笃，笃、笃、笃。”外面有人敲门。一个孩子在院里喊：“王叔叔，王叔叔！有人找！”

王春泉放下手里的碗，过去开门，不禁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正是黄佳萍！她自己找上门儿来了！

3

黄佳萍也愣住了！站在她面前的王春泉，与当年的大春（她当年一直这么亲昵地称呼他）已然判若两人。他脸上的络腮胡子黑乎乎的，起码有一个礼拜没刮了，而且脸色黝黑、苍老，抬头纹很重，仿佛经历了过多的风吹日晒和生活磨难，当年那副光滑、年轻、漂亮的小白脸已不复存在。头

发还是照老样子马马虎虎往一边梳着，但已经开始谢顶。只有那双眼睛还象当年那么黑亮、有神，透露出一股百折不挠的劲头儿。他身上那件咖啡色的旧毛衣，领口和袖口都已磨破，露着线头儿。下身一件劳动布的工作裤，膝盖处因为经常下蹲而凸出一个包。身上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劣等的烟味儿。她倒希望他不是王春泉，而是王春泉的哥哥。

对面那双她熟悉的眼睛里的惊愣神色消失了，很快变成了一副掩饰不住的冷漠神情。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 “……大春……你好……” 她费力地说，显得有点慌乱。虽然她在火车上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可能遭到他的冷遇、奚落、甚至嘲弄，但她还是有点慌乱。她感到他的目光在打量自己，不由微微低下了头，那些在火车上想好了的表示忏悔的话，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一阵难堪的沉默。

她把手里的旅行包放在地下，借以缓和一下慌乱的心情。她干笑了一下，问：“你接到我电报了吗？”

他默默地微微点点头。他不会撒谎。而生活中本来有许多令人难堪、尴尬的局面，是很容易被人用谎话掩饰过去的。

他打量着她！二十年的岁月和那一场在劫难逃的灾难，似乎并没有损伤她那天生的演员的风韵。她的脸色有些憔悴，眼皮有些浮肿，也许是一路风尘的缘故。那脸上的肌肉虽已松弛，但还看不出明显的皱纹。她穿着一件淡苹果绿色的风衣，一条紫色的尼龙纱巾从翻领处露出来，衬托着她那白晰的脖颈和脸庞。一股淡淡的他说不出名字来的香水味儿。她还是那么爱打扮，他想。

她有点手足无措，因为他没有请她进去的表示。

“请进！”他终于客气地说，象对一个陌生的不速之客。

她从心里轻轻吁出一口气，提起那只下面带小轱辘的浅褐色旅行包，从他闪开的那一道门缝里挤进去。一股混合着泥土气息的霉味儿扑面而来。

“你们说话儿吧，我进去歇一会儿。”母亲说。每当家里有年轻的女人来，她总借故躲开。

老人没有认出她来，黄佳萍看着颤颤巍巍下地穿鞋的母亲想，也许早已把她忘了。这样也好。她还是个欢蹦乱跳的中学生的時候，曾经到她家去过，如果她认出她是谁，她会更加尴尬。

母亲摸索着穿上鞋，又摸索着朝里屋走去。黄佳萍看着老人那迟钝的几乎每迈一步都可能摔倒的动作，想起当年她到这家里来的时候，老人总是那么忙忙叨叨地给她拿好吃的东西，待她象亲生女儿一样，心里不禁一阵酸苦。

“请坐。”王春泉指着屋里那唯一的一把椅子说。他站在门口没有动。

黄佳萍脱下风衣，一面环顾着小屋，一面关切地问：“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还好吧？”可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眼前的这一切，还用问吗？她实在找不出别的话题。

“还好。”王春泉淡淡地说，双手插在裤兜里，仍然站在门口没有动。“你现在怎么样？演上A角了？成了团里的台柱子了吧？”

过去的事他还没有忘，她想。她坐下说：“咱们那个团，‘文革’一开始就解散了，六八年才恢复。我现在在话剧团。”

“大滕呢？当上团长了吧？”他讥讽地问。他知道她已经